

定武敷文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

碑文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

音木碑文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伊西

洱庫爾淖兒碑文

御製開感論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

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

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

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

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

間兩勲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
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
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
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
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蠖肆狂萬狙
應響蜂屯蟻襍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
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

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
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榮將帥之臣整
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
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
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哈斯
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
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
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

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
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
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
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
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記畧見梗槩
茲不復紀紀興師討徇之由則以我將
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
徃徇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

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携阿敏
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
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
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
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
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
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榦材之
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

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
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
略烏什収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
至葉爾竒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
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
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
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擐旗
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
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
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
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
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叅贊舒赫
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
疲值狂狃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
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
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

我師内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麋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携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

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内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克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

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履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
繫以銘曰

二酋僭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

成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
彼藐徇彼徇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
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
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
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
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
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
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
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

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
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
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
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撻大
鞞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
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
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
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
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九

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賫表
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
染鍔温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
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
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
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

事永矢乾乾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仿髣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強寘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黷諭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

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
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首歸撫爾
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
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叶是用興
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蝸螳謹譟既
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
殺人為戲奪妻為穢大失衆心無不怨
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首知弗支自擄
一空廿日之前駢走無踪爾雖無踪我

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
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
逋遂來獻馘二首既殲諸回永靖叶設
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
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
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
苦辛藝爾稷黍爾子孫在昔已已爰
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
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御製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
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懃而愚
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
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
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
及諸叅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
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劬
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

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賦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
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
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
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
茂勩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
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
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纆以招之

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
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
遠跳駭突而喙息也先是戲之於霍斯
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
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
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怩怩踉踉見
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
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兗級也我兵未
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

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
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
少輯也卒歲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
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
木之碑辭不復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
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御製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惑
况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
於絕域之阻闕語言泮不相同風俗夙
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
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
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

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
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

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捷伐雖不敢面折其非
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
成

舊志關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

西陲一役自乙亥春西路大兵進發所
過迎降恐後遂擒達瓦齊定伊犁隸屬
諸部及秋已告成事
無損弦遺鏃之費乃造於臻成大夫

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
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

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

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

輪臺也曷以啟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

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

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蜩如蟬曰梟曰

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二隻行野宿

者或致戕其身命阿睦爾撒納潛蓄異
志乘我師既平準夷

覬為四部大台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
時逆黨如伊犁之巴礫克什木西路之
阿巴噶斯哈丹北路之包沁等
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為梗於是碩

儒復過大夫之問曰如何如何果不出

吾所訝宜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

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

逆者勦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

定復先是喀爾喀有青滾襍卜者標狡僉

回之駢獍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

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眾喀

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滾襍卜

擒阿逆時青滾襍卜實漏其信復自軍

營逃回遊牧參贊大臣那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

戮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眾以休

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

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

者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

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謫計緩師而

將軍達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

獻坐失既罷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

制而恥為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闢展兆

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厄魯特

宰桑等

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為思逞
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闕展
為逆猢猻莽噶里克厄魯特呢嗎等設計
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
爾哈朗力戰得
出賊勢復戢

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

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

遇我師又倉皇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

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

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

也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

勢益盛僅以殘喙投俄羅斯豺狼不可

以犬豕畜鷓鴣不可以鷄鴨育是反覆

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為

奸焉是惟剪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

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

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

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

遇難以及助二回首與我抗衡皆此沙

拉斯嗎唬斯二鄂拓之所搆禍也丁丑春復

命	爾	等	而	斯	其	滿	拓	云	哈	稽	新	卓	孤	和	爾
將	都	由	成	嗎	馬	福	賊	前	拉	勳	遂	木	恩	卓	哈
軍	斯	額	衮	唬	駝	領	人	驅	和	實	長	既	助	木	善
成	路	林	扎	斯	大	偏	詭	除	落	僂	驅	還	惡	來	縱
衮	進	哈	卜	等	軍	師	持	道	竟	於	逍	故	及	援	賊
扎	伊	必	等	鄂	過	追	軍	以	以	遙	更	部	興	身	失
卜	犁	爾	遇	托	而	勒	門	待	墮	將	申	乃	竄	機	遂
叅	將	罕	克	克	賊	沙	劄	滿	計	律	旗	阿	問	入	致
贊	軍	等	勒	皆	皆	拉	自	福	捐	將	申	逆	罪	城	養
舒	兆	路	特	撫	反	斯	稱	行	軀	申	律	之	圍	自	癱
赫	惠	進	烏	降	去	嗎	已	次	至	律	旗	叛	庫	投	羅
德	叅	塔	魯	其	乃	唬	就	庫	庫	車	鼓	小	車	羅	網
等	贊	本	特	眾	遣	斯	降	車	車	城	一	和	城	而	患
由	富	集	沙	不	都	二	撫	之	之	而	大	卓	而	雅	黑
朱	德	賽	拉	取	統	鄂	並	鄂	鄂	鄂	是	木	木	小	黑

師	內	促	而	三	薄	獻	相	反	米	漂	水	卓	孤	和	爾
繼	外	赴	夏	月	葉	馘	合	以	掘	搖	之	恩	卓	卓	哈
進	夾	援	前	深	爾	稱	賊	擊	井	以	守	助	木	木	善
棄	擊	又	調	溝	奇	臣	乃	無	得	三	主	惡	來	來	縱
城	軍	叅	兵	高	木	遂	遁	不	泉	千	客	及	援	身	賊
遠	威	贊	在	壘	道	成	逃	中	賊	餘	眾	興	竄	機	失
遁	大	大	道	賊	遠	者	及	賊	著	人	寡	師	入	遂	致
入	振	臣	副	不	馬	定	窮	之	木	敵	之	乃	問	致	養
拔	至	阿	將	敢	疲	之	追	首	取	數	勢	阿	罪	城	自
達	已	里	軍	侵	被	功	異	豪	鉛	萬	雖	逆	圍	自	癱
山	郊	袞	富	且	遮	高	域	於	丸	眾	愚	之	庫	投	羅
界	夏	解	德	屢	固	戊	駐	是	數	而	者	叛	庫	羅	網
尋	首	馬	得	獲	守	寅	旅	兩	無	搜	亦	小	車	而	患
以	懼	適	以	神	時	冬	馳	軍	萬	穴	知	和	城	而	雅
追	六	至	檄	應	經	直	檄			得	其	卓	而	小	黑

兵歷境其汗素爾坦沙聞風歸化殺
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臻

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
部落不為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為不廣
五年成功不為不速前歌後舞不為不
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懦畏蕙者之騰
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
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蕩滌非雷霆
則四時湮鬱之氣不鬯宣非師旅征伐

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讐伏懲劊不敢抗
于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厯於重熙累洽
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乎

齊獻俘後赦不誅且
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

瓦達

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弒君者為敵國
豈不粵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
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懽品物同性絕
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
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

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
寧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
於顯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損兵折將
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詔決機
不審遲疑擿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
臯哉若夫虎臣羆士折衝宣力馬超囊
足姚期攝幘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
聞如是者午夜為之酸心舉案為之忘
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

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
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
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沈
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
其狼狽相顧潛色禍謀者以螳螂之斧
禦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葦苔之鷁
鳩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卷如舉炎火
而燄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
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為是無稽之說哉

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鬥井裏窺天
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
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
聽之夫食椹懷音非納叛臣獎蹙優遇
欲集其勲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
北路將軍以行時或有密勅周防先示
以厚遇新附竊議者色布騰巴爾珠爾
戚親時命固爾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
定雖非預存逆億而逆賊狡捺刀必割
猶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
所戒遠巡時阿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

行軍檄踪跡頗露不逞屢勅將軍班第
叅贊鄂容安相機擒勒而因循寡斷阿
逆得隙生變為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
詞乘隙生變為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
隙可乘未興大軍或又以為乘人之釁
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多爾
濟篡奪又一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
一隙也彼時皆未加征增算何曾於民
興兵詳見西師詩加征增算何曾於民
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
侵甘肅歲賦預免庚辰兩部永靖並及
其鄰哈薩布露臬矚文身無不內屬慕
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

謂菽麥未辨安足以知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

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惓惓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